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英〕乔安·罗宾逊著

紀 明 譯

內 部 读 物

商 务 印 书 館

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英〕喬安·羅賓遜著

紀明譯

內部讀物

商務印書館

1962年·北京

Joan Robinson

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根据 London Macmillan Co. Ltd. 1947 年版譯出

內 部 讀 物

论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济 学

[英] 乔安·罗宾逊著 紀明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装

统一书号: 4017·47

1962年9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60 千字

印张 2—12/16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9) 0.40元

中譯本序言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他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馬克思學說的历史命運》）列宁這話本是指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說的。幾十年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加深、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和国际威望的巨大增長，最雄辯地証實了馬克思主義的伟大科學預見。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機會主義者要冒充馬克思主義，而且連一部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的公開敵人，也不得不稍稍改變他們所慣用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手法，把自己裝扮成馬克思主義的同情者。

凱恩斯的弟子、著名的現代庸俗經濟學者喬安·羅賓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表的《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小冊子，就是這種情況的一個典型例子。在小冊子的一開頭，她就不得不承認，歷來庸俗經濟學者反對馬克思主義所慣用的手法，已經徹底破產了。她說：“直到最近，馬克思常被學院派以輕蔑的沉默來對待，只有在偶爾的嘲弄的腳注中才打破沉默。但受到現代經濟生活發展的推動的現代學院派學說的发展——對壟斷的分析和對失業的分析——已經打碎了正統派學說的結構，並且打破了經濟學家慣常觀察放任的資本主義作用時的滿足感。所以，他們對於作為資本主義主要批判者的馬克思的態度，不像往常那樣確定不移了。”老的手法無法再用了，於是，她企圖改變做法，裝出公正無私的姿態，主張“把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經濟分析來同現在的學院派教義相比較”，並且宣稱要向馬克思主義“學習很多東西”。

她比較的办法是：极力把馬克思描繪为一个悲天憫人的道德家，但却肆意歪曲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論，处处把它說成是不科学的。她引用伏尔泰的話，誣蔑馬克思的劳动价值論为荒誕不经的騙人“咒文”，而馬克思对压迫者和剝削者的“强烈憎恨”，則是毒性很强的“砒素”，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能在和庸俗经济学的斗争中战无不胜，并不是由于它的“咒文”有什么科学的力量，而是由于它的“砒素”具有煽动人心的作用，是由于馬克思的“术语从它所浸透了的道德的憤慨中获得力量”。因此，她主张現代庸俗经济学（她把它叫作現代学院派教义）應該向馬克思主义学习，使自己的术语也能帶上一些“道德的憤慨”，而馬克思主义者也应向現代庸俗经济学学习，用現代庸俗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重新考虑馬克思的論点”。

用現代庸俗经济学来篡改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說，并用一些同情被剝削者、同情社会主义的伪善的詞句，把膿污淋漓、恶臭熏天的現代庸俗经济学装扮起来，使它更能够欺騙群众，——这就是乔安·罗宾逊一流人物所进行的“比較研究”的实质！

乔安·罗宾逊在进行“比較研究”时主要采用了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她把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許多基本理論，如劳动价值論、无产階級貧困化理論、利潤率下降趋势的理論等，都說成是錯誤的和对批判資本主义、建設社会主义的“实际目的”有害无益的，主张抛弃这些理論，或者用現代庸俗经济学的理論来加以“修正”。

她特別致力于攻击馬克思经济理論的主要基础——劳动价值論，說它是“简单的教条主义”，說馬克思学說的“实质意义……可以不用价值的观念而加以表达”，說馬克思学說中的大部分“麻煩”和“費解之处”都是从“他用价值来計算的方法上产生出来的”；她

还把馬克思的價值論和生產價格論割裂和對立起來，妄說二者是矛盾的，說勞動價值論“不能提供一種價格論”，而《資本論》從第一卷到第三卷理論的展開，反映了馬克思的“內心的艱苦掙扎過程”。因此，她主張廢棄勞動價值論，直接從價格問題開始，由折舊費、原料支出、工資、利息、利潤、地租的總和來說明價格。這實際上是企圖用庸俗經濟學的價格論來篡改馬克思從價值到生產價格的轉化來闡明資本主義商品的市場價格的決定基礎的科學理論。

她又故意把勞動創造價值和使用機器提高勞動生產率兩個不同的問題混淆起來，硬說資本也是有生產力的，問題只在於“占有資本不是一種生產活動”，批判資本主義所有制，根本用不着否認資本的生產性。

她攻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說馬克思關於實際工資下降的預言“全然沒有實現”，隨著生產率的提高，“工資的上限”有不斷提高的趨勢，而資本家“採用節約勞動技術來對實際工資起反作用的動機”，也會“隨著工資成本對資本成本的比例的下降而逐漸減弱”。她建議“修正”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只承認“勞動在總生產額中的相對份額”降低的相對貧困化趨向，而廢棄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論點，並說這種修正並不影響馬克思的“寓意”。

另一種做法是：她把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另一些重要理論，說成是和現代庸俗經濟學特別是凱恩斯學說“相接近”、“相一致”的，只是馬克思的分析“太簡單”、“太幼稚”，而現代庸俗經濟學却是“發展了他為其奠定基礎的學說”。她把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就歸入這一類，認為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雖然提出了“有效需求”的問題，但馬克思的理論不只是不完備的，而且是不徹底的和有矛盾的，必須克服這種“不徹底性”，用消費不足論、用“生產能力和消費能力之間的根本矛盾”來說明“危機的極由”。這實際上是

企图以消費不足論来代替馬克思主义关于資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論。

她当然懂得，馬克思主义者是坚决反对这种消費不足論的，而她的老师凱恩斯則正是把消費不足論“与保持企业自由的願望和对革命的厌恶”結合起来。于是，她又抬出了放弃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論并不妨碍馬克思主义的实际目的的說法，宣称从消費不足論出发也仍然可以得出革命的結論，不一定会导向改良主义。

乔安·罗宾逊的“比較研究”，实际上大部分还是历来庸俗经济学者所慣用的各种反对馬克思主义的謬論的改装，而并没有提出什么新貨色。桑巴特早就挑剔过《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所謂資本的“生产性”无非是庸俗经济学生产要素論的变种，价格形成論和消費不足論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承认相对貧困化而不承认絕對貧困化，更是修正主义者所已叫囂了几十年的濫調。这些謬論早經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駁得体无完肤，乔安·罗宾逊和其他一些現代庸俗经济学者用現代庸俗经济学的名詞来給这些謬論改头换面，也决不会帮助他們自己摆脱困境。生产价格只是在剩余价值通过資本主义竞争在各部門資本家中間重新分配的过程中，由价值轉化而成的，而市場价格則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受供求势力影响而往复变动的实际售卖价格，离开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問題，生产价格和市場价格根本无从得到說明。企图逃遁到“边际生产力”学說的迷宫中去，用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來說明利息、利潤……这些“价格构成要素”的来源，也絲毫无济于事。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单位产品的价值不是提高而是降低，这是任何沒有偏見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它簡單明确地证明了价值随社会劳动耗費而减少的真理；但是，它却会使任何崇拜資本的价值創造性的人，不管是老牌的生产要素論者

还是他們的“更聰明的”后继人边际生产力論者，都无法逃脫万分尷尬的处境。人民大众的貧困、生产与消費之間的对抗性矛盾，是資本主义社会中的客观现实，說明经济危机时，当然离不开这类矛盾；但是，这类矛盾只是資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現形式，只有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一个有意避开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只是侈談消費不足的人，虽然口称贊成革命，誰也能够看得出她这种贊同只会是騙人的鬼話。

为垄断資本的統治效劳的現代庸俗经济学者，为反对馬克思主义費尽了心机，在“輕蔑的沉默”和恶毒的咒罵都相繼失敗的情况下，又出現了乔安·罗宾逊一流的人物的这种魚目混珠式的“比較研究”，这当然也只能是徒劳的。但是，这种伪装开明的做法却比駝鳥式的“沉默”和凶焰半露的誣蔑、咒罵有着更大的欺騙性。对这类“比較研究”进行一些研究，会有助于增强我們辨识敌对意识形态的能力。为此目的，有必要把乔安·罗宾逊的《論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小冊子譯出来，以供参考。

赵 靖

1962年8月

目 次

前言	2
第一章 緒論	5
第二章 定义	8
第三章 劳动价值論	11
附录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	23
第四章 长期就业論	28
第五章 下降的利潤率	33
第六章 有效需求	39
第七章 正統派的利潤論	46
第八章 就业通論	55
第九章 不完全竞争	62
第十章 实际工資与貨幣工資	69
第十一章 动态分析	77

前 言

这篇論文的目的，是要把馬克思的《資本論》的经济分析来同現在的学院派教义相比較。这种比較在某种意义上來說，是极度的时代錯誤，因为馬克思的思想的发展，是受到同他同时代人論爭的影响，而不是受到同我同时代人論爭的影响。但是，如果我們所关心的不是经济学說的历史演进，而是其将来可能的发展的話，那么就应作这种比較。

直到最近，馬克思常被学院派以轻蔑的沉默来对待，只有在偶尔的嘲弄的脚注中才打破沉默。但受到現代经济生活发展的推动的現代学院派学說的发展——对垄断的分析和对失业的分析——已经打碎了正統派学說的結構，并且打破了经济学家慣常观察放任的資本主义作用时的滿足感。所以，他們对于作为資本主义主要批判者的馬克思的态度，不像往常那样确定不移了。我认为，他們得向他学习很多东西。向他学习的主要困难，是由于他所用的特殊語言和晦澀的議論方法而引起的，而我的目的就是要用为学院派经济学家所易懂的語言，来闡明我所理解的馬克思所曾說的話。

同时，我相信現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对馬克思主义者也有些貢獻。首先，用現代分析的更为准确和細致的方法来重新考虑馬克思的論点，澄清了他学說中許多費解之处，并且有助于显示它的优点和弱点。其次，在对有效需求的分析——就业論——中，現代经济学为資本主义运动規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一規律是馬克思本人提示过但未加以充分发展的。而且，双方如不沉緬于无

知的謾罵中，一定可以由于試圖理解他們的相互批評而有所得益。

我把我的議論限于馬克思的狹義的經濟分析，不想涉及構成馬克思學說中最重要部分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广泛論述。这种專門探討也許是不自然的，而且，的确，如不掌握全面就不能很好地理解馬克思論点的任一特定方面。但在同时，对各特定方面的詳細研究也是有用的，并且我挑选来討論的方面，在整个的发展中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資本論》的第一卷由馬克思于1867年刊行。他于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編輯其余两卷的原稿，其中一部分是已完成稿，一部分是未完成的或重复的未加工的草稿。第二卷于1885年刊行，第三卷于1894年刊行。

《資本論》中有很多的重复，我所引证的某一段，一般是在談到同一論点的許多段中随便选择的。这些引证其目的是作为我的信实的担保，而不是作为閱讀《資本論》的指南。我所引证的是1920年由格萊瑟公司 (Glaiser) 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1907年由斯溫·遜那斯启公司 (Swan Sonnenschein) 出版的第二卷和1909年由克尔公司 (Kerr) 出版的第三卷。引证的地方都已注明頁碼，引证的各章节的章名和节名都列載于本书卷末，以便讀者使用其他版本参考。^①

我非常感謝罗士巴斯 (E. Rothbarth) 先生的許多有益的商討和批評。

乔安·罗宾逊

1941年9月于劍桥

① 原书在卷末集中刊載了书中各处所引证的《資本論》的卷名和章节名作为附录，为便于讀者查閱，已将其分別載于有关各頁之末作为脚注。——編者

附 記

我对本书第一版原文，作了少量的修改。唯一重大的修改是在第三章的附录中，那里我原来的論点中有一錯誤之处。

乔安·罗宾逊

1946年11月于劍橋

第一章 緒論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傳統的正統派經濟學之間的根本區別，首先在於正統派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馬克思則認為它是從過去的封建經濟過渡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轉瞬即逝的階段。其次，正統派經濟學家主張社會各部分之間利益的調和，而馬克思則以為在經濟生活中，不從事勞動的財產所有人和不占有財產的勞動者之間的利益是衝突的。這兩種不同的論點不是沒有聯繫的——因為，如果這個制度被認為是當然的，並且各階級在社會產品中的分配份額是由无情的自然法則決定的，那麼各方面在要求增加可以分配的總額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改變這個制度的可能性一旦被承認，那麼那些希望從改變中得到好處的人和那些擔心會因改變而受到損失的人，立即就要站在對立的陣營了。

整個說來，正統派各經濟學家同這個制度是一致的，並且充任了它的辯護人的角色，而馬克思則是為了加速推翻這個制度而來了解資本主義的作用的。馬克思對於他的目的是自覺的。經濟學家們則一般都是不自覺的。他們所以那樣寫，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寫作的唯一可能途徑，並且他們相信他們自己具有科學的無私性。他們的先入之見與其說體現在明顯的政治學說上，毋寧說體現在他們所喜歡研究的問題和他們據以進行研究的假設上。

既然他們相信自己是正在尋求永恒的原理，他們就不注意實際情況的歷史特征，尤其他們往往用平等的小有產者社會的經濟學來分析進步的資本主義。因此正統派的競爭觀，要求每個市場上

的每个商品都由許多按个人主义的方式行动的生产者来供应，这种生产者既不受公然的共謀的約束，也不受不自觉的階級忠誠的約束；正統派的竞争观还要求任何个人自由地参加他所中意的任何方面的活动。而从这样一个社会产生出来的規律，应被应用于現代工业和現代財政。

还有，他們往往用倾向于使劳动的边际負效用(marginal disutility)均衡化的正統派工資观来研究現代劳动市場。这种观念的由来是这样一幅图景：傍晚时一个自耕农靠在他的鋤头上，正在判断再劳动一小时的額外产物能否抵偿額外的背痛。但在現代劳动市場中，单个劳动者却除了工作或挨餓之外沒有其他选择机会。

正統派经济学家已深深地为一些次要問題的精心推敲所迷住了，这些問題的推敲使他們的学生們无暇去注意不合他們志趣的現代世界的现实情况，而且他們抽象議論的發揮已达到了不可能从经济方面加以证明的地步。馬克思的知识工具要比他們的粗糙得多，但他的现实感却比他們强烈得多，他的議論以粗率而黯淡的壮观高聳在他們的錯綜复杂的建筑之上。

他认为資本主义制度是在完成发展混合劳动和专业化劳动的生产力这样一个历史任务。資本主义制度从其在欧洲的誕生地把它触角伸展到全世界去覓取养分。它促成了資本积累，发展了生产技术，并且依靠这些手段把人类財富提高到小农经济、封建经济或奴隶经济所梦想不到的高度。

但是，在資本主义强制之下生产財富的劳动者，並沒有从他們生产力的增进中得到利益。全部利益都为資本家階級得去，因为大规模企业的效率压倒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竞争，并且使一切沒有足够財產参加資本家行列的人，不得不仅仅为了生存手段而出卖他們的劳动力。資本家对劳动者的任何让与，就是农場主对他的

牲畜的让与——把它們喂得飽些，使它們可以做得多些。

生存竞争把劳动者联結在一起，使他們与有产階級相对立，同时資本之集中于为技术发展所促成的規模日益庞大的一些公司之手，使資本家轉而采取反社会的垄断的恶劣手段。

但对这个制度的譴責，并非只由于它的违反道德，而其最后复灭的无可避免，也不只由于劳动者的决心获得其劳动生产物中应归他所有的一份。这个制度包含着必然导致其崩潰的內在矛盾。馬克思把商业循环的周期危机，看作是足以致这个制度的死命的、一种頑强而有蔓延性的疾病的征候。

馬克思时代以来发生的经济分析的发展，使我們能够在馬克思的危机理論中，发现三条清楚的思想线索。第一，是失业劳动后备軍理論，它表明失业如何倾向于随着对劳动提供就业机会的資本量 (the stock of capital) 和堪以使用的劳动的供給量之間的关系而变动。第二，是利潤率下降理論，它表明資本家积累的貪欲如何由于資本的平均报酬率减低而陷于自相矛盾。第三，是資本貨物工业和消費品工业的关系論，它表明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如何冲击着劳动者的貧困所規定的消費力的极限。

在馬克思的心目中，这三种理論是沒有区别的，并且是融合在这个制度的一幅图景中的，这个制度为其本身固有的矛盾所折磨，产生了其本身崩潰的条件。

同时，对馬克思不大注意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为現代的经验所驅使，对正統派的辯解提出了很多疑問，而学院派学說的最近发展，使他們达到在若干方面比他們前輩的見地更接近于馬克思見地的那种見地。現代的不完全竞争論，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于馬克思的剝削論，同它却頗为近似。現代的危机論，在很多論点上接近于上文指出的馬克思在論述这个题目时的第三条議論，并且

与第一条議論也略有近似之处。只有第二条議論——利潤率的下降——显得混乱而重复。

一般說来，馬克思思想的迷人性使它在这个着了魔的时代里，比正統派学者的温文尔雅似乎具有更大的现实性。但在同时，他比他們更使人鼓舞，因为他从潘朵拉的箱子(Pandora's box)^①里把希望和恐怖都放出来了，而正統派不过宣传了这样黯淡的学說，即：在这尽善尽美的世界里，一切事情都是安排得尽善尽美的。

虽然馬克思在許多方面比正統派经济学家更得到現代人的共鳴，但也无需乎像很多人想做的那样，把他变成一个有灵感的先知。他自认为是一个严肃的思想家，而我也力图在以下各章中把他当作一个严肃的思想家。

以下五章的内容是从一个現代学院派经济学家的观点看来的馬克思論点的梗概。第七章把他的学說同正統派的学說作一对照。論述就业論和不完全竞争論的第八章和第九章，表明現代学院派的教义离开正統派而朝着馬克思的方向移动。論述工資的第十章，討論向相反方向的运动的問題，因此从現代观点看来，这时馬克思似乎是属于正統派陣营的。第十一章簡單列举所有三派遺留下来沒有解決的問題。

第二章 定义

馬克思把工业的淨生产物分成两部分：可变資本和剩余。可变資本(V)就是工資支出(wages bill)。^②包括淨利潤、利息和

① 据希腊神話所載，潘朵拉下凡时，宙斯神送給她一个箱子，她一打开，一切灾害罪恶全都散播到世上来了，只有希望还留在里面。——譯者

② 《資本論》，第1卷，第6章。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

地租的剩余(S),^①就是净生产物超过工资的部分。总生产物和净生产物之间的差额,就是不变资本(C),它包括设备和原料。不变资本不变的意思是,它除在生产过程中所丧失的以外,没有增加生产物的价值,增加的新价值是由于可变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②固定设备仅在它的磨损率和折旧率方面对C有所贡献。^③因此,C包括折旧加原料。于是任何时期,譬如说一年的总生产物,就由C + V + S来表示。这些都是以价值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的。^④这一观念所涉及的若干问题,将在下章加以讨论。

马克思用三种比例来处理他的讨论: $\frac{S}{V}$ 即剥削率,^⑤ $\frac{C}{V}$ 即资本的有机构成,^⑥以及 $\frac{S}{C+V}$ 即利润率。^⑦

剥削率,即 $\frac{S}{V}$,是剩余(净利润、利息和地租)对工资的比例,并且表明劳动在净生产量中的分配。马克思常把它表达为劳动日中一个人为自己而劳动的时间和他为资本家而劳动的时间。因此,如果 $\frac{S}{V}$ 等于 $\frac{3}{2}$,而劳动日是十小时,一个人就为自己劳动四小时并为其雇主劳动六小时。他做的四小时是“必要”劳动或“有给”劳动,而六小时则是“剩余”劳动或“无给”劳动。^⑧这一比例在马克思的全部讨论中占主要部分。

① 《资本论》,第1卷,第7章。剩余价值率。I.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和第3卷,第50章。竞争的假象。

② 同上书,第6章。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参看本书第14—15页。

③ 同上书,第7章。剩余价值率。I.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④ 同上书,第1章。商品。I. 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

⑤ 同上书,第7章。剩余价值率。I.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⑥ 同上书,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法则。

⑦ 同上书,第3卷,第2章。利润率。

⑧ 同上书,第1卷,第7章。剩余价值率。I.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